

我总是一个人 你从不曾来过

随园散人◎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总是一个人 你从不曾来过

随园散人◎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总是一个人 你从不曾来过

随园散人著

人世间的我们，
有时那样脆弱和孤独，以致互疑，
多疑和猜忌，他仍记得，
他和她曾以一位老者的精神过下，的岁月，
两个孤独的身影却在静寂的寒夜里，
这样的黄昏，她总是独自的灯光，
而她的心，总是以她自己的方式，
她从不会忘记它，
那时的人间，在那个冬天，
在孤独着她的脚步，
心已去无踪，对世界微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总是一个人，你从不曾来过 / 随园散人著.—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46-0835-9

I. ①我… II. ①随… III. ①林徽因 (1904~1955) -传记②徐志摩 (1896~1931) -传记 IV. ①K826.16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7323 号

我总是一个人，你从不曾来过

出版人：田 辉

著 者：随园散人

责任编辑：张光红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电 话：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傅崇桂

开 本：32 开 (890×1260)

印 张：8.5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6-0835-9

定 价：35.00 元 (上下册)



目 录

序言 人在西湖梦里	001
第一卷 梦里的烟雨红颜	004
【春花秋月】	
【烟雨红颜】	
【庭院深深】	
【人间萍客】	
【豆蔻往事】	
第二卷 流水落花春去也	021
【彼岸流连】	
【爱在雾都】	
【天涯相随】	
【花谢水流】	
【岁寒三友】	
第三卷 烟火人间的幸福	042
【筑梦远方】	
【执子之手】	
【携手红尘】	
【烟火幸福】	
【山居时光】	
第四卷 红尘路勿忘心安	061
【红尘诀别】	



【康桥日记】

【择林而居】

【风景独好】

【勿忘心安】

第五卷 你是人间四月天 083

【心若莲花】

【诗意人生】

【人间四月】

【烽火漂泊】

【小镇光景】

第六卷 红颜归去烟水间 105

【长夜灯火】

【人间幻梦】

【华丽错觉】

【斜阳余晖】

【归去西湖】

序言 人在西湖梦里

西湖，云水织就的彩色幻梦里，几许流云，几许清波，几许烟柳。或许，还有几朵飞花，轻轻悠悠地飘在水天之间。而伫立在水光前的人们，早已遗忘了尘世的风烟，沉沉醉去。

人间车马喧嚣，尘烟滚滚，而西湖总是这副自在模样，几点水光里沉淀着悠然。无论是烟柳浓浓的三月，还是莲叶田田的六月，甚至是飞雪连天的十二月，都在这里缓缓散开，氤氲成诗画。云在水中，人在画中，这般天光云影的恬梦，若你还未走进去，那你定是沾了太多繁华气息。

其实西湖只是仪态悠然的一种存在，如江南温婉的女子，举着油纸伞独自站在蒙蒙细雨中，静看尘世的悲欢离合。或许，她不曾有过悲欢离合，她只是在云水之间的梦里，安详地站着，无论是流水落花，还是斜阳残月，都不会惊扰她淡淡的梦。

来过，便不曾离开。蓦然间发现，那一湖水，几段云，已经深深刻入心魂，再也挥不去。可我们毕竟都要离去，不需要斜阳漫天，不需要晓风残月，只是静静地离开，走向各自的天涯。而许多年前，



曾有位轻灵婉约的少女，在梅雨季节，轻笑着从西湖畔走出，走向远方的人间。

她叫林徽因。在西湖漫长的记忆里，有过白居易，有过苏轼，终于有一天，她来到这里。面对一湖烟水，她止不住地欢喜。那正是荷开的季节，她安静地走过，在荷香浓处站了许久，便将恬静的身影，留在西湖的莲叶间，似乎从未离去。

她是带着西湖的诗情画意走向远方的，衣袖上永远带着几缕荷香。而远方的人间烟火迷离。她走向北方的大地，又走向大洋彼岸的康桥，在那里遇到心若秋月的诗人，恋上那里的细雨黄昏，又如风般离开，回到属于她的长路上。不是她无情，她只是明白，万丈红尘里，她想要的是一段清淡平静的岁月，微风轻轻地吹，细雨悄悄地落，她就在这红尘深处，看时光如水流过。

人世间的我们，有过那样美若彩虹的相逢，已然足够。多年后，她仍记得，她和他曾经一起走过康桥月下的黄昏，两个自在的身影映在康河如梦的柔波里。这样的画面无数次温暖过她的时光，而她也只是淡淡地回味。她从来没有忘记，那时的人间，有个以爱为信仰的男子，曾追随着她的脚步，过山水云烟，过繁华寂寥。她也不会忘记，还有个痴情男子为她一生守候。而她，有自己的方向。她选择了梁思成，与他携手人间，无怨无悔。

繁华中的生命，爱与被爱，都如梦幻，只有她自己知道，在作出选择的时候，心底曾经掀起怎样的涟漪或者风浪。后来的日子，无论是徐志摩还是金岳霖，都是她天空中的云，与她遥遥相望，而她是安恬的湖水。

她钟情于建筑学，可是我们却看到她的灵婉清致，看到她安坐在月下花前的身影。似乎，她只是纤手持笔，书写最美的春风与秋月。可她真的为了建筑学，奔走在坎坷的人间。那是她生命的另一抹色彩。

尘埃落定后，她的身影终于又回归到西湖之畔。如今我们经过西湖，就能与她偶然相逢。那是她裙裾轻摆的身影，平静地站在西湖的水光里，云为心，水为魂。云水交织的梦里，她静看人来人往、花谢花开。人间几度春去秋来，而她，总是恬静地站在那里，心境清幽。

对于西湖，她从不是过客。她是烟水里盛放的清荷，在清凉的晚风里轻轻摇曳着。甚至不需要春风旖旎、秋月无边、冬雪飞舞。或许，她只愿与这里的云水一起，守着一份安然，任时光清浅地流走。

没有人会忘记，她曾经在缥缈的人间，编织过最美的四月天，那些夜空的星子、花前的细雨、早天的云烟，总在摇曳的时光里，伴着她清雅的身影和回忆。

她是林徽因。在人间悠然地走了一回，便匆匆离去。素手轻挥，挥走尘埃，从此化身清荷，依着西湖的烟水，不再离去。



第一卷 梦里的烟雨红颜

【春花秋月】

红尘中的我们，总是希望在不经意间看到一场烟火，将我们黯淡的流年点亮。可我们知道，即使是最绚烂的烟火，也只是瞬间的璀璨。流年的天幕上，缀着的仍旧是几颗微亮的星辰，照不到我们远方的天涯。我们已在人间的路上走了很远，一路上遇到过青草水月，可回首细想，又似乎只看到过几重烟尘，几片江枫渔火。

心是一扇窗，打开便能看到整个世界的明暗与黑白。这里有红花绿草、白云蓝天，也有孤舟蓑笠、寒江落雪。随心而走，漫溯在尘寰里，若无法卸下桎梏，便总是触到漫漫烟尘。尘世原本是绚丽的，可我们或许是锁上了心窗，或许走得太急，总看不到春暖花开时节，那些杨柳春风，那些早莺暖树；也看不到秋风来时的天高云淡、水光潋滟。心无尘埃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闲花落地的声音，或者也能听到二十四桥的箫声，以及遥远时空下的马蹄声和欢笑声。

走着走着，就走入了沉默的荒原。所以我们经常怀疑，生命是否原本就是那般惨淡。其实，我们都记得，偶然回头时，几缕炊烟、

几片霞光曾让我们无限温暖。可是我们终究走得太快，错过了无数江帆与灯火。

当某一天，我们走到西子湖畔，为那一湖烟水痴醉时，终于忆起，尘凡中曾有个女子，只用一双素手，轻描淡写几笔，就刻画了那样一段美好。她叫林徽因，如今就安然地站在西湖华港，风姿绰约地看着湖山之间饱满的诗情画意。

突然间，脑海里浮现出那样的画面：一个娴雅的女子，划着小舟，漂入莲花深处，嬉笑着戏水采莲，直到斜阳西去，才缓缓划出，不曾惊起一只鸥鹭，打乱一丝清幽。她如云朵一般漂入漂出，只在湖面上留下一道淡淡水痕。不久以后，水痕消逝，只有清澈的水波记得，有个柔婉的女子，曾在莲花之间，放置过少女的心事。

这样的画面，想必林徽因也思幻过，只不过，她未到乘舟采莲的年纪就离开了西湖，也离开了江南的小桥流水，游走在远方的红尘。可我们脑海中总会在不经意间出现那样的画面，她如春风拂柳一般走过西湖畔，仿佛便是当年的采莲女子，那裙衫上系着的分明还是当时细密的心事。或许这就是林徽因给人的最初印象。她是那个年代盛放的清荷，只一个季节，就绚丽了整个人间。

她给人们的，不只有四月天的明丽，也有六月湖光里的醉意。于她，那段尘寰的路，只是悄然地来，默然地走，不愿打扰任何角落的安宁。可是人们却忍不住回望那段岁月，在那里看她月下的静思、风前的清幽。

我们以为，她只需安坐在西湖的云水之间，雕刻静致的时光。可是那时候，她却飘然而去，走向她华丽的尘凡之路。她可以只做



西湖水波里的清荷，可是当她走出很远，我们不禁发现，原来这个女子无论走在山间还是云海、水边还是荒原，都可以绽放别样的色彩。那份明丽与安恬，从未褪去。

她可以深沉地爱恋，也可以洒脱地挥手。在她幽兰开放的心间，永远存放着一段光阴，属于碧波荡漾的康桥。那里，有个叫徐志摩的男子，曾将她少女的心事揭开，并在康桥的细雨黄昏，带她走向绮丽的梦幻。那时候他们看不到花谢花飞的惆怅，人间似乎只有他们两个生命，在自在的田园里携手奔走。而当她心中的飞鸟终于落地，蓦然间她明白，风花雪月纵然能给她华丽的回忆，却无法安置她莲花般的心境。于是，她走向梁思成。她知道，他可以让她沉静下来，听流年落地的轻响。

而在她似水的流年里，还有个男子从未向她表白过，却也从未离开。作为哲学家的金岳霖，或许不只是因为爱着林徽因而终身未娶，但人们看到，他总是在她的不远处，看她的喜怒哀乐。

爱情就是这样神秘。为了爱，有些人远走天涯，有些人不离不弃，有些人寻愁觅恨。可是也有些人选择远远地望着，不打扰那人的时光。其实，若无法拥有，那么，将深爱的人当作最美的风景，静静欣赏，也是一种难得的美好。

有过那些相逢，林徽因应当心满意足了。她竟然将爱与被爱的凌乱线条梳理得那样清楚，在人们惊讶的目光里，营造出一段风轻云淡。于是我们相信，她仍是西湖水波里的那朵清荷，幽雅而从容。对于她，人间只是一段云飞雨落的旅途，走过之后，她仍要回归到自己清澈的世界，看云卷云舒。

爱情对于她，不是不重要，只不过她要的是岁月静好，现世安泰。她可以在闲暇时打开康桥的那些往事，提起笔，写下几行诗，怀念那泛黄却仍清新的相逢旧事。偶尔也会感伤，但也只是瞬间扫过心田，她终究是个恬淡的女子。若她也如徐志摩那般，为爱痴狂，那她绝不会那样安闲。

对于林徽因来说，情是春花，诗是秋月，而建筑学却是她最终的选择。为此，她不惜行走于万水千山。我们知道的是，她一边在历史的遗迹里找寻关于建筑的资料，一边用文字垒砌花园。这就是她，有真实的理想，也有梦幻的光影，有柴米油盐，也有春江花月。

云淡淡，水悠悠。她就在红尘深处的月光水岸，安然地站着，看夕阳西下，看月影沉浮。

【烟雨红颜】

缘起缘灭，如云聚云散。红尘里的人们，只是天空中的微云，匆匆掠过，便结束了一个轮回的欢喜与悲伤、晴天与阴雨。可纵然是瞬间零落的生命，也总在不同的轨道上，雕刻不同的色彩，编织不同的故事。漫长的沧海桑田里，我们可以只是来去匆忙的云朵，但如果心有彩虹，也能为这清淡的生命，画上绚丽的几笔。

我们只是在或惨淡或清幽的流年里站着，可恍然间却走入了一处风景，那里荷风吹动、竹露轻响，烟雨长廊里立着一些醉意朦胧的行人。江南，它永远是这副烟雨迷离的模样，云天下的这方水土，总在淡云微雨的画面里摇曳着悠长的水乡气息。我们早已看过小桥



流水和杏花春雨，那么此时，我们正立在烟雨楼前，想象一个明丽清雅的女子，举着油纸伞，走过仄仄的青石板铺成的小巷，停在某个桥头，看雨意，闻荷香。

她便是林徽因。打探江南女子的消息，大概都可以从她这里开始。她带着满身的书卷气和茶香气，如清荷般走在江南的雨巷，便自成一一道风景，人们早已驻足观望，而她只是笑盈盈地走过，走入烟雨的深处，走入她最美的年华。

杭州，这种灵毓秀的地方，早已是人们梦里的天堂。我们都曾为它动心，更为那一湖烟水动心。说起西湖，谁不为那三月烟柳着迷，谁不为那六月荷气陶醉！它是一份永远，在无限遥远的时空里存在无数人的记忆和想象里。甚至不需要靠近，就能感到那片云水里流淌着的漫漫诗情。

隔着时间的海水，我们还是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啼哭。这是1904年6月10日，初夏的杭州。伴着这声啼哭，林徽因来到人间。无人知道，这个女孩日后会为人间带来一段静美的四月天；无人知道，这样悄然来到世间的生命，会将一段人生路书写得那样诗意盎然。

生命的最初，总是同样的色彩，走着走着才有了各自的方向，走入各自的风景。有些人走向昏暗，有些人走向明丽，有些人走向快意，有些人走向悲愁。或许，走什么样的路，命中早已注定，又或许，是我们不经意间走入某条路，便从此不愿离去。

这里是陆官巷，林徽因出生的地方。和许多江南小巷一样，这里无比安详，连接着江南的烟雨，也连接着小桥流水的故事。那时候，更有几缕栀子香气，散漫在小巷的近处和远处。风淡淡地吹，

云轻轻地绕。这里的岁月也属于人间烟火，只是远远望去，怎么都像是梦里的画图，而那声啼哭丝毫没有惊扰画中的云片与飞鸟，却吸引我们轻轻走去，看那诗化流年的女子，如何从画里走出，走向人海，走向人间四月。

出生于书香门第，她才能成为我们心中的才女林徽因。倘若她生于微寒之家，那么纵然她眼神清澈、生命轻灵，也未必能将一段人间往事描绘得那样荡气回肠。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历任浙江海宁、石门、仁和各州县，他资助的旅日青年学子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1902 年赴日留学，回国后就读于杭州东文学校，后再次东渡日本，于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法律。林长民气质儒雅，擅诗文，工书法，翻译过《西方东侵史》，也是《译林》月刊的创始人之一。林长民的叔叔、姑姑们也都才华横溢。

这样的家庭出身，造就了诗意的林徽因。生命来自偶然，可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要走什么样的路，遇到什么样的人，看什么样的风景。一个云天下安逸的城市，一湖碧波荡漾的烟水，一个泛着书卷气的家庭，这就是林徽因来的地方。

祖父根据《诗经》里的“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为她取名徽音。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因为常有诗文发表，而另一位经常写诗的作者名林徽音，于是她改名林徽因。她说：“我倒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了他的作品，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了我的。”这就是林徽因，静雅里含着几分孤傲。她相信，在芸芸众生里她是最美的风景。我们也知道，世间只有一个林徽因，她来自杭州，如今仍在西湖之畔，悠然地站



着，静看一湖烟水。

那年那月，林徽因来到人间。那是个宁静的夏天，杭州城、陆官巷如往常般安详。几分灵气、几分秀雅，这就是林徽因给人们的最初印象。可是后来，我们印象中的林徽因却如四月早天里的云烟，如点洒在花前的细雨。人间如此喧闹，她却那般沉静。可是沉静中，却又分明带着些诗意。突然间几点梅雨落在纸页上，再看那细雨中撑伞走过的女子，恍然间明白，那段人间四月天早已远去，她已回到烟雨之中，成为梦里永远的白莲。

【庭院深深】

光阴是一页泛黄的纸，尘凡中的生命，都在这纸页上悄悄走过，或翩然若云，或寂然若尘。无论是谁，都无法留住光阴里的水花与云月，我们只是静静经过人间，然后匆忙离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若有缘，便可遇见春花秋月；若无缘，便只好约秋雁与西风作别，走向天涯。

沿着漫长的光阴看过去，就能看到林徽因的童年。陆官巷一如寻常般幽静，只是我们看到的林徽因，并不似想象中那般快乐。她托着腮看着漫天的云朵，眼中闪烁着几分落寞。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可是偏偏她清澈的眸子里映着些愁绪。印象中的林徽因如夏日湖心的清荷，总是淡淡地笑着，淡淡地幽雅。可是翻开她的童年，我们便能看到，那段记忆并不明媚。

在林家那个庭院里，有人在欢笑，有人在愁苦。其实深深的庭

院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叹不尽的寂寞。否则，那些寂寞梧桐下，清秋时节的落寞惆怅又从何说起？

在漫溢着书卷气的林家，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总显得格格不入。她是林长民的续弦，来自浙江嘉兴，家里开着小作坊，算是小家碧玉。可惜她大字不识，又不会女红，脾气也不好。对于林长民来说，这个女人甚至不需要时间的磨洗，就能变成墙上令人生厌的蚊子血，或者是衣袖上不合时宜的饭粒子。当他在庭院里吟诗作对的时候，她正在算计柴米油盐的贵贱。这样的结合，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悲剧。

命运喜欢把两个世界的人放在一起，于是，随着时光的流转，他们各自走向寂寞，两不相知。我们渴望着缘分，可以是经历了野径云黑之后看到江船火独明，但有时候会是另一番景象，如蓦然回首间遇到的不是梦里那人，却只是注定要转身而去的陌生人。缘分可以如淡云微雨，也可以如西风尘埃，我们身在其中，无力回避。

无论是林长民还是林徽因，与何雪媛总是没多少话可说。就像花与尘埃，各有各的路途，各有各的归宿，可以离得很近，却又远隔天涯。可以想象，童年的林徽因，面对着郁郁寡欢的母亲，以及父亲对母亲不屑一顾的神情，心里有多难过。在那个庭院里，她能听到别人的欢笑，也能听到外面的风声雨声，却很难听到父亲与母亲对话，更难看到母亲的笑容。孤独感就在这样的情境下日积月累。

可是即使是这样的童年，也没有改变林徽因骨子里的灵动与雅致。孤独的时候，她可以到庭院里看云朵，听雨声。或许，小小的她，也曾与夜空的星子对话，也曾幻想过在星辰中穿行。人越孤独，



就越喜欢幻想。幻想可以赶走寂寞，只是走出来的时候，身旁仍是原来的事物，也许会陷入更深的寂寞。

纵然是零落人间的莲花，也总免不了遭受命运的洗礼。尽管那一生的林徽因如烟如雾般让人迷恋，连着三个男子深沉的爱恋，可谁曾想到，儿时的林徽因有过那样灰色的时光。幸好，她有一亩心田，那里开满莲花。

从命运的泥淖里走出，她仍是人间最美的清荷，带着烟雨的气息。不需要衣袂飘飘，不需要油纸伞，只是冷然地站在人群里，便能让人驻足停留。而当她目光流转，看看静默的人间，写下明媚的诗句，人们早已沉醉。江南在她的梦里，她也在江南的梦里。那段如水的年华，没人会忘怀。可是一转身发现，她仍在童年的幽暗时光里行走。

1909年，5岁的林徽因随家人搬迁到蔡官巷的一处宅院，在那里住了三年。对于林徽因来说，那是一段有风吹过的时光。大姑林泽民成为她的启蒙老师。林泽民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精。正是她开启了林徽因心中绮丽的世界。

轻灵的生命，只需灵犀一点，就能看到远方的芳草斜阳。爱上诗书的林徽因，像是在雨后逢着彩虹，骨子里的灵性慢慢呈现了出来。她会捧着书坐在庭院里，看花雨月色。当她渐渐明白诗文里的意象，坐在巷口，便开始想象当时朱雀桥边的野草花、乌衣巷口的夕阳。不知不觉，她已经在那些诗书里采撷了最美的花瓣，插在她心田之内。当有一天拿起笔的时候，那些花瓣会化为诗意，轻柔地流向笔端。